

卷十一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
四卷 (十三經註
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一下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是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曰梁

王聖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有靈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乎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為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命而謂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而德者耳。○詩云。貽我來麇。此蓋周頌思文之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麇。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說文云。麇。石地名也。○易牙為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昌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註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觀子都。反往觀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性曰。芻穀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六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告子章句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

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
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
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旦旦而伐之可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
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
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
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則其旦晝之
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
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日晝日晝

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
梏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
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
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
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



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

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疏孟子曰牛山至之謂

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

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

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

殘之以斧斤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

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

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蘗生焉柰何萌蘗

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

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為

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

山之本嘗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

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

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

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可為美材乎言

不可為美材也言牛山日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乎

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

所息長草木莫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斤牛羊

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日之

氣則其旦晝之所為利欲而有以格亡之矣平日之

至於晝且晝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日之時其

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

圖得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夜

孟疏下

E

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日之氣是得其所養者也
是則無物不長矣如牛山苟為牛羊從而牧之與曰
盡所為而枯亡之是失所養者是則無物不消矣
孟子曰天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
狗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
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
之者矣○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
推之亦自可見故傳所謂齊景遊於牛山之上是亦
知之為齊
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王也或怪也特人

有怪至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天下易
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齊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

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

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今夫

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註 弈博也

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

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

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

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與曰非然也

有人名



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

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入志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

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

智亦若是

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

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

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如一日溫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

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

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後諂諛齊王者至多矣然

論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

以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

孟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後諂諛之臣又陷君於為惡

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齊王以為善也

一日暴之喻孟子一入之輔齊王也十日寒之喻

彼臣之眾陷君於為惡也惡者如是之衆

則齊王所以不智也喻前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衆

秋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篤其志則亦

不得精也是故齊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弈

者也使秋誨其二人弈其一以專心致志唯弈秋之

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為有鴻鵠之鳥將至

乃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大非秋然亦不若

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

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

為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致志惟賢者

以引為不與玉為善乎奈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

則孰不與玉為善乎奈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者

聽但為不與玉為善乎奈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

繳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為善矣然

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

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

五

既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終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而不能聽從爲善耳此故以奔秋俞已而以鴻鵠喻姦佞其一以爲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俞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齊亦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奕者乎而解奕爲博也說文云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古者鳥曾作博圍碁謂之弈說文亦從升言速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碁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國有奔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奔敗筮汨之也又云疑首天下之善筮也○有鴻鵠過齊鄒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能掌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魚鱸也

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入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入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爲也是故所欲有其甚於生者所惡有其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註有不用
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
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
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嗥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註人之賤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註則死
嗥爾猶嗥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
故不肯受也蹴躡也以足踐躡與之乞人不潔之亦

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
得我與註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
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
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
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
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
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註鄉者不得簞食而食

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

乎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孟子

正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

義之大者也

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也至失其本心者孟子言魚之為味我之所欲者也

兼得但捨去其魚而取熊蹯也然而魚與熊蹯二者不可

兼得於魚也魚在求之物熊蹯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

生亦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熊蹯所以喻義故曰

生亦我所欲也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勝於生

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

成仁是皆以義為勝於死也是捨生而取義也然則

苟得也死亦為我之心之所惡疾者其以所惡有甚於

死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

惡者無有甚於死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

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皆是有義也由此言之則

生而有不用也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

也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

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

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

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養其生不得

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

之雖乞巧之賤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蹴爾踐蹋而與

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

也己不能獨食則為宮室之費美供奉妻妾施與所



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施所知
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
可以止而不可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
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
耳。熊蹯。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脚熊蹯
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駰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
肉難熟。鍾量器也。正義曰
齊大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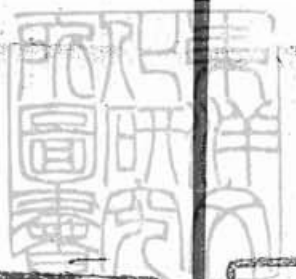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知求鷄犬莫知

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



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鷄犬務其末也學以
求之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以人之
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之
皆得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
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鷄犬放之則
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
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能求放心則仁義
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精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

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無

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

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

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

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

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

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

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

有人能伸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以為惡其

指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

之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

知其類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已言指

秦楚者以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所

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所

者也尚不能求之邪此孟子

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

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註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

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

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且孟子

有是以言之歟。○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莫

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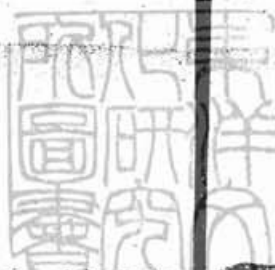
拱把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

至於已之身而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付之而已

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付之而已

故以其甚者也。且誠之以此。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

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

否皆在已之所養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

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

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為

小人治心志者為大人故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

其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

圃園也梧桐櫨梓皆木名棘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

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

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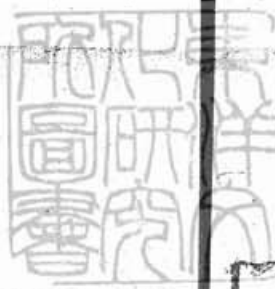
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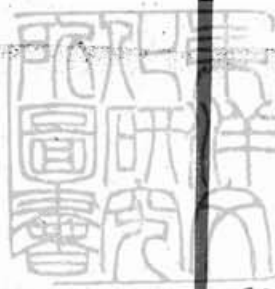
尺寸之膚哉

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

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

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





其道德也
疏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

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

於身也至於已取之而已矣。孟子言人之於身也

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

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

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

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其有不善者

亦豈有他哉。但亦於一已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願

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

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一寸之膚者則心為乎。中又有

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

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

尺寸之膚。雖心亦

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

已人之心由人所趨向。如何耳。故曰。所以考其善不

善於人。體有貴亦有賤。有小有大。於人之膚哉。孟子

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櫟之良木。而特

養其楸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楸棘也。無用之

木也。是賤木也。此所以為琴瑟材。是良木也。酸棗無用之

賤者也。又如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

其大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

者矣。無他。是為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

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梧櫟尺寸之膚為

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肥梧櫟尺寸之膚為

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舍其梧櫟之良木。而特

養其楸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櫟也。楸棘也。無用之

木也。是賤木也。此所以為琴瑟材。是良木也。酸棗無用之

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擗山楸又云楸梓也。酸棗也是所以案此為之云。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鈞

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

其小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

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

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

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

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

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

惡不能奪之而已矣。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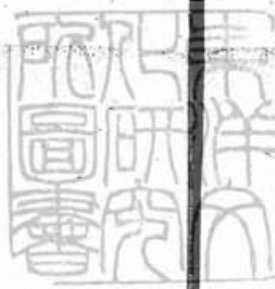
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曰世之人皆是人

是也或有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是如之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是如之何也

謂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

從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亦已失矣已失則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失則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已矣蓋耳目之官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季子曰有夫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

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

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

惑之甚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爵之惑也

招亡矣孟子之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

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所謂天爵也

自古之入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

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脩其

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

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



爵則蔽惑之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之藩間之
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久而言也如此
者終亦必亡其人爵而已矣是
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誠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

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

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

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

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

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

人之膏梁矣膏梁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

孟子曰至文繡也正義曰此章言所貴在身不以

知求膏梁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

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

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之同心也至文繡

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只在己者但不思之

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

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

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

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為晉卿然入為

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奈何其賢則不及趙襄



賤邪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大雅既醉
之篇有云既醉之以酒既飽之以德是言飽乎仁義
者也是亦所謂德將于醉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
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案禮云公
食大夫則稻粱為嘉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
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為膏粱今聞廣譽之名聲
既施飾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案詩以一裳為
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
則以令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
之德則人將不特見而善之又有以聞而善之者也
故云令聞令譽今善也聞名聲而人所聞之也廣譽
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喻之而遠者
又有以美譽焉故云廣譽廣遠大也譽美稱也凡此
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論君子貧而樂如顏子
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者是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
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

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

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

為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強於不仁

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

如以一杯水救火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則謂

之不勝火以有過於不仁者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其
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為
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

牛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

則不如莠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正義

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之慎終五穀不熟莠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

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莠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則不勝

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

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矣云莠稗者即禾中之莠草也

學自羿之教人射必至於穀學者亦必至於穀

古之善射者穀張弩付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

得射者之張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

矩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

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

以規矩者也孟子至規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

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

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於在勢勢者張弓也張弓

以其力分之至也言善射者其教人亦必求

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

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



於法度內也。弄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耳。如者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圖弄古之攻射者，與匠為攻木之正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